

读者热

父爱如山，高大巍峨；父爱如海，深沉内敛；父爱如茶，平淡亲切。父亲虽不像母亲那样温柔细腻，却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家庭的重任，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本期《九日山》推出父亲节特别专题，一起去感受文友们笔下对父亲最深沉的爱。

## 父爱如山如水

李思华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九个春秋了。想起父亲，想起曾经如山如水的父爱，想起父亲临终前枯瘦的身子和眼角溢出的两行浊泪，我不禁潸然泪下，我深深怀念我的父亲，我可敬可亲的父亲。

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位对土地、对庄稼心怀深厚情感的农活好手。父亲结实有力的臂膀，绷直的麻绳和颤悠悠的扁担，一头挑着养家糊口的如山重担，一头挑着农家孩子的诗和远方。当年，身为生产队队长，父亲勤劳正直而又沉默寡言，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平常都惧怕父亲，不敢在父亲面前大声说笑，可自小和父亲同床而睡的我，却深深感受到严厉刚直的父亲，内心深处那一种细腻的情感，父爱如山，父爱又如水！

记得我就读高一的那年春夏之交，闽南老家正是麦熟季节，可天不悯

农，阴雨绵绵，麦秆倒伏，麦粒发芽，等雨过天晴，农家收割的几乎都是发芽发霉的麦子，青黄不接，很多家庭陷入了温饱困境，连刚强的父亲也时而发出一声长叹。可屋漏偏逢倾盆雨，周末的一天夜晚，弟弟去邻村看露天电影，我在家温习功课，准备期中考试。忽然，门被撞开了，父亲背着弟弟迈了进来：“快，你弟弟从龙眼树上摔下，手臂骨折了！”我和母亲一下子惊呆了，真是祸从天降，雪上加霜！我和母亲扶着弟弟坐在躺椅上，母亲冲了一碗白糖水递给弟弟：“怎么这么不小心？”说着母亲流泪了，我怕已被一家温饱问题愁煞心的父亲，会发怒地训斥弟弟：“阿爸，弟弟，弟弟他……”都别说了，明早我用平板车拉你弟弟去金淘侨光，那里有个接骨技术不错的老医生，来回要近40公里路，天一放亮就出发！”说罢，父亲摸了摸弟弟的头发，撕

了一张薄薄的烟纸，默默地卷起了小喇叭筒烟丝。第二天，天边刚露出鱼肚白，我们就出发了（我执意替下了母亲），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当年的省道307线，路面凹凸，上下坡段多，为了减少车子的颠簸，父亲挑拣着路面，控制着车速，尽量减少弟弟的颠簸之苦。回来的路上，太阳热辣辣地照着，我和父亲浑身是汗，我的手臂酸了，脚也几乎迈不动了，咬着牙硬撑着，有几次遇到平路时，父亲让我也坐到车上，我不！我怎忍心增加父亲的额外负担？车轮辘辘，刻写着农家生活的不易、艰辛和不屈，望着弯着腰、躬着身，汗水浸透衣背的父亲，一股心酸和心疼涌上我的心头，父亲的脸上、背上流淌的是大滴大滴的汗水，而我和弟弟心中涌动着的是父亲那山一样厚重的爱！

难忘我中考前近两个月的紧张而

又温暖的时光。当年，我就读的梅峰附中，五一节后开始实行到校晚自习，而当时大部分老师都是边教书边忙农活，所以第一节晚自习较晚才开始，这样晚自习结束回到家里时，已近10点了，晚饭喝进肚里的两碗麦糊已荡然无存，饿、饿、饿！望着操劳了一天已经睡熟了的父亲，几次想叫醒又忍下了，那一夜我饿得翻来覆去，后来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夜里，当我回到家里时，我看到卧室的桌上，竟然放着两张用粗麦粉和红糖烙成的麦饼，霎时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父亲，我可敬可亲的父亲，我那像麦子一样、历经岁月风霜、坚韧细腻的父亲！我敢说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最有父亲味道的烙饼！我大口大口吃完了第一张，拿起第二张时，想了想，又放下了。

而今，父亲走了，我深深地怀念我父亲，怀念曾经如山如水的父爱。

## 肩上的回忆

蔡安阳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不会写诗，因为他的手上满是老茧；他不会讲道，只会用行动告诉我，如何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白褂，脖子上搭着一条擦汗用的旧毛巾，他暴露的皮肤黝黑发亮，佝偻的背影显得如此消瘦。脑海中关于父亲的记忆，模糊但又很真实。画面多在田头林间，或是看他挥舞着锄头在地里干活，或是把锄头扛在肩头，钩树梢上新绿的嫩叶。从田间到家的这一路，总是充满着欢快的笑声。

我的父亲是个勤劳的农民，他的心里装得只有土地和家庭。春天到来时，他没有心情欣赏美丽的春景，而是忙着春耕播种；夏天阳光毒辣，他头顶烈日，汗水在田地间挥洒；秋收是喜悦的，父亲将收获的粮食换成微薄血汗钱，一分一毛地攒下，为供养我们长大；南方的冬天是阴寒的冷，而父亲的汗珠依然从脸颊淌下。他从不惧怕困

难，总是用自己消瘦的肩膀独自扛下所有重担。

记得有一年闹天灾，地里的庄稼基

本全毁了，靠着田地过日子的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将无比艰难。那段时间，母亲总是一边干活一边落泪，父亲总是低声安慰母亲。有时候看他与母亲低语几句后独自出门，夕阳下，他的背影单薄又无力，他在前面默默地走着，身影拉得很长很长。直到走到地头，他才挺直了脊梁，双手叉腰，仰起头大喝一声。然后转过身笑着朝我扑过来，我不知道他是何时发现我的，一边笑着躲藏，一边偷偷望向他的额角，不知何时，皱纹深了几许，两鬓更是斑白。

还记得一年秋收后，父亲欣喜地推开门，呼唤着我和姐姐，我们从屋里跑出来，看父亲手里高高举着两个糖人，一个孙悟空一个嫦娥，只见那孙悟空活灵活现，威风凛凛。父亲竟然给我买了孙悟空，这让我惊讶得合不拢嘴。还记得跟妈妈去赶集，为了这个

假如父亲不种地的话，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手艺人，因为没有哪一种玩具是他做不来的。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同班的孩子带来一辆铁皮小汽车，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极为稀罕的玩意儿，我也是满心的好奇，谁知我才摸了一下就被他一把夺回去，并大喊着：“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年幼的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回到家后，依然闷闷不乐。在母亲的追问下，我才把这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父亲只是坐在台阶上听着，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清晨，我起床后，却惊喜地发现，窗前的阳光下，一辆泥捏的小汽车熠熠生辉。父亲扎的风筝更是远近闻名，每当我姐姐拿着父

## 礼物

林美聪

我扑来，或者一个紧急加速将身后

含辛茹苦培育却“恨铁不成钢”的我用下车……但父亲却显得格外平静，平静到只能听见摩托车“徒鲁徒鲁”的声音。

半晌，他终于开口，而正当我做好准备迎接他的怒吼时，父亲却非但没有责骂我，反而向我述说他心中的遗憾。他告诉我自己本是爷爷四个儿女中最会读书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在班上、年段都是名列前茅，可因为种种原因，他只能被迫辍学，踏上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之路，加入深山农民的行列。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身材瘦小刚刚开始扛不起甘蔗、香蕉，就一分为二比别人多搬一趟；农作物收成不好，就尝试到板材厂打工，与亲戚合伙开货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将我们姐弟俩送出大山，送进大学的殿堂，弥补他当年的缺憾。所以，当左邻右舍劝他没有必要将两个孩子都供上大学，多一个挣钱还能为家庭减轻许多负担时，他总是咬紧牙关继续送我们踏上求学之路。

而那条路是如此艰难。当时交通不发达，只有一条路可通往学校，一路上都是货车，还得穿过一段林间土路。晴天还好，无非是黏上一身灰尘。但如果遇上雨天，就要面临一番挑战：由于林间土路坑坑洼洼，父亲不仅需要眼观六路，还得在泥泞的土路上依靠双脚苦苦支撑、滑行。寒来暑往、风雨无阻，

凭借一股韧劲为我们保驾护航。那天父亲说了很多话我已逐渐模糊，但他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依旧记忆犹新：“输人毋输阵，输阵就歹看面。做任何事情都要拼尽全力，不要遭人看轻。”也是因为这次的父子对话，打消了我动摇学习的心志，为我的求学之路注入满满的动力，在那年中考前奋起直追。

那个父亲节，本该是我以优异成绩作为致谢父亲的礼物，可结果反倒是父亲送给我人生中宝贵的一课。也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格外珍惜学习机会，不惧怕每一次挑战与失败，将学习进行到底，走出吴田山，一路考上大学，当上人民教师……

## 父亲的犁耙

戴高山

在春天播种的季节

父亲的犁耙离开了老屋

走进野花遍地的田野

我说了你大概不会相信

他们一路翻卷着，惹毛了蝴蝶和蜜蜂

一起飞来，围着父亲和老牛

嗡嗡地抗议着

冬天才是农闲的季节

父亲的犁耙委屈地靠在老屋里

它闷声不响，听着父亲吸烟的声音

父亲坐在老屋的厅堂

似乎忘记了它的存在

却从不曾忘记这个年该怎么过

口袋里的钱，够不够为他的小儿子

买上一双黑色的万里鞋

## 父亲的摩托车

陈振元

我家有一辆破旧的摩托车。

白天放在门口，晚上放到门内。车身除扶手和座位是干净的，其他地方经常蒙着一层黄土，车轮也总是沾满黄土。它就像是一头整天在黄土上滚来滚去的小黄牛。以前种水稻的时候，犁田耙地，牛是必不可少的；如今到处都是茶园，载人运茶，摩托车是必不可少的。但当年第一眼看到它时，我很意外。

八年前，我回家过年，一到家就看到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家里来客人了？我一进门就问：“妈，谁来咱家了？”母亲很诧异地说：“没有啊！亲朋好友要来串门也得在年后。”“那门口的那辆摩托车是谁的啊？”“那是咱家的，你爸买的。”我非常诧异：“啊？我爸腿都那样了，他能行吗？”母亲没应声，突然眼眶红红的。

那一年，父亲刚住院回来。他的左小腿在种田的时候被从田埂突然滚落的石头砸到，粉碎性骨折。因为家里离医院很远，父亲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而且是开放性骨折，伤口沾上了泥沙，在医生五六个小时的医治下，经历了清洗、消毒、接骨、上钢板、上固定支架等漫长医疗过程，才从手术室出来。后来皮肤化脓，需要从右大腿割一块皮肉过来补上，等移植到伤口的皮肉好了，才能再次手术，把固定的支架取下来。在一两年的治疗过程中，手术室进进出出不下10次，其间遭受多少不为人知的罪啊！哎！就连眼睛都因为伤口疼痛长期彻夜难眠而酸涩，干燥，疼痛。好不容易出院回家来，叫他在家好好休息，好好调养，没想到居然买了摩托车了。

我刚坐下要喝杯水的时候，只见父亲拿着一个黑瓢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了，他刚喂完鸡鸭回来。我烧了一壶水，与父亲边泡茶边聊天。我担心地说：“爸，你现在腿怎样？怎么没好好休息，还学了摩托车？”父亲说：“好好的，没事，不用担心。刚出院回到家时，正是出产秋茶的季节，看着家家户户都忙着采茶、制茶，而自家的茶园却要荒废了，不忍放弃啊！这毕竟是我们的家业。我又想，在住院的时候，那么多亲朋好友的关心帮助，不也是我重新站起来的动力吗？我今年才58岁，在农村也还不算老，你看东叔等人都七十好几了，不也天天忙活！我们农村人不像国家干部，我们是没有退休的，不就是腿脚不方便吗？买辆摩托车，学会后跑得比双脚健全的人还快。”看父亲说得轻轻松松，但我感受到的是心酸、沉重与无奈。

父亲年轻的时候连自行车都不会骑，没想到到了老年，还是在腿脚不方便的时候学了摩托车。在聊天中，我了解到，我妹妹买来摩托车后，父亲就天天学着骑车。父亲是怎么学摩托车的？我边听他说着边发挥着自己的想象：父亲每天一瘸一拐地推着摩托车到场地开阔的大谷埕，然后左脚（受伤的）踩地，右腿笨拙迟钝地跨过车座位，坐正身子，调整平衡，小心翼翼地转一下油门，车突然蹿了出去，父亲吓了一跳，赶紧调小油门，然后骑着车快时慢，时冲时停地绕圈圈；绕了三四天后，车子骑得稳了，油门加得顺了，开到村后上路实习，这段两公里长四米宽的山路，弯弯曲曲，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三四天后也渐渐适应了；于是到车多的路段去，到举溪赶集去，慢慢地，车技越来越娴熟，这才敢上山。

以前山路都是台阶，现在到处是茶园，人们为了方便运输茶叶，提高工作效率，每片茶园都铺了一条半米宽左右的水泥路。刚开始时，父亲每天忐忑不安地载着母亲在蜿蜒盘旋的羊肠小路上战战兢兢地走着，但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在那些特别陡峭又特别狭窄的路段，父亲是怎么过来的？是如何紧张又僵硬地扶住车把手？那不方便的脚又是如何在地上帮忙支撑的，如何控制刹车的？想想都担心不已。幸好父亲的安全意识不错，只要是下雨天就不出门。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过去了，父亲的摩托车随着他渐渐地老了。但老而弥坚，依旧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今年回家，父亲满脸喜悦与自豪地告诉我，他积攒了几万块，想旧房翻新，这是他的老年理想。

听着父亲的决定，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无比酸痛。唉！老人的父亲，什么时候才能享受清福呢？

